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八十

詳校官起居注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錄監生臣劉璿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八十一

餘姚黃宗羲編

記五十四

功蹟

廣德州同知蔡侯政績碑記

唐順之

蔡侯之始去州也州人哭而送之境後十餘年侯以官
遊過江南有傳言侯將取道於州州人喜於復見侯也
逆諸境數日侯從他道去州人哭而歸則相與謀紀侯

之政於石於是署州事判官張君遣陳生潘生來請為之書石余辭謝後一年知州歐陽君繼遣陳生濮生來復以請曰先生與蔡侯相知為深宜為之書余復謝曰余惟與蔡侯相知之深也是以未敢為之書夫蔡侯者居乎今而學古之道者也古之道盡乎已而不蘄乎人先其實而深避乎其名不然畏壘之民規規然感慕而俎豆之此庚桑子之所為懼而逃去者也且古之以循吏書於其傳者有之矣其在當時權任既重且專其居

官也又久而信是以能為百姓立殊絕可紀之功而後
史氏因書之為傳若蜀郡以興學書南陽以溉田書書
渤海也以弭劇盜書膠東也以增戶至十餘萬自漢
時得書者纔數人而一人又各以一事殊絕自見而已
自此之外其緣俗而治者豈遂少哉則以其事無殊絕
故不書也蔡侯蒞州之日淺矣又州佐也操柄所不在
故其所可見者大率緣俗而治侯之心且自謂不能有
殊絕功德加於細民而歉然不以為足也侯之所不自

以為足而州之人乃欲為侯張而侈之不亦拂乎抑古之以循吏書於其傳者非特以殊絕之故亦以位不至通顯其所樹立施設止以一郡一邑而不究乎其大者故史氏亦從一郡一邑書之而謂之循吏傳若黃頴川薛馮翊其治績尤異固不在於蜀郡渤海之後以其事業有大焉者則不得從一郡一邑書之故不以循吏而別自為傳蔡侯行完而才鉅以方顯庸於時其勒之竹帛而銘之鼎彝固將有待若夫一州邑之績豈足為侯

書之由前言之殆非侯所以致謙之意由後言之殆非
州人所以尊侯之意也二生起而對曰先生為蔡侯言
之則可矣而未始為州人慮之也廣德員山之州也往
時為吏者患州人獷悍多豪黠齟齬不可理以柔道於
是一切爭為嚴峻深文痛法以繩督之而人亦遂相傳
以為非刻深不可治廣德蓋州人之蒙茲詬而病焉者
久矣蔡侯乃獨先教化而後誅罰事無劇易處之一以
鎮靜人無奸良御之一以誠慤是以侯既去而人懷思

之至今嗚呼此豈深文峻法之所及也哉由此言之州之所以為治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是故州之人欲為之書以示後之為吏者使知州之所以為治者在此而不在彼也余曰若是則可以書矣蔡侯名克廉字道卿泉之晉江人中嘉靖己丑進士今為江西提學僉事其同知廣德也以刑部郎中坐獄事謫以某年至州某年遷廬州府同知以去皆宜書

平沙事略記 朱元弼

嘉靖庚子太倉州崇明縣三沙居民王良秦蕃宋其藉世魚鹽頗有膂力聚黨掠劫縱橫海上官兵捕之輒敗劔朝廷命撫按操江並駐於州集兵議剿又以守邳州都指揮湯慶本信國世家有招安沿江草寇功令自邳州率兵行都督僉事來州會討湯至謁兩都院請與原駐本州兵備同往相機剿賊既至海上募習知海道者優人陳熙應陳熙者以其業往來三沙賊所狎也密受湯指先投於宋會宋疽背不同蕃良策應乘間反覆疑之

令其要良議事刺於坐上持首與熙來奔自贖蕃即就擒事聞慶實陞都督僉事駐守金山其子克寬襲都指揮並賜金帛撫按操江俱受上賞兵備准免前罪仍其官大抵皆湯力也初官兵既敗兵備恐事聞上令知州知縣同崑山嘉定知縣往招之三人民服見已一知縣驟厲聲色躍而拒命震驚朝廷勤師遠集比湯至州問海道於兵備兵備又不能悉致湯募得陳熙既成功撫按亦竟不具實奏聞但以宋歸湯以蕃歸湯之子克寬

而以良歸兵備俱臨陣功陳熙僅私以兵備獲王良賞
予之不為叙用以故爵賞功實俱不相當後湯駐金山
不久罷去克寬至任兩廣頗有威名以張經事逮死於
獄陳熙居蘓州盤門自號西園居士以壽終事距今六
十年矣余偶閱姜隅石平沙紀錄故畧書其事存以待
考余嘗謂克寬癸丑甲寅間守余海鹽屢却重圍脫民
倭難地方當祀其功此亦一州公案也姜諱白老諸生
憲副公龍之子本州人余同館姜正菴先生父紀凡千

有餘言叙陳成功處甚詳不及備錄

當湖剿寇紀事

馮汝弼

嘉靖丙辰春三月劇寇徐海

即明山和尚

大合賊黨及倭奴

數萬由乍浦趨桐鄉攻圍甚急巡撫阮公守禦逾月幾不可支時梅林胡公以兵部侍郎總督軍務未閱月也兵僅二千餘勢難與敵乃陽示招撫為緩賊計海果就撫解圍其黨陳東獨與海異然以勢孤旋亦引去復合於乍浦公知賊有隙也遣人間於海曰若誠降必執酋

首葉麻來海即執葉麻獻適尚書趙公以天兵至公復遣人間於海曰若誠降必執酋首陳東來海即執陳東獻余入賀曰徐海信不負公矣公曰海不負我我欲負海耳余以是知公之終必剿海也公謀秘人鮮有知者公復遣人間於海曰天兵靖亂非立大功無以自贖海因給衆陽為聽撫而陰約我軍乘其懈擊之公令預泊敞舟數十艘於海灘行兵備劉公潛入乍浦城胡賊知諸倭疑海有賣衆歸降意咸伺海海不得自出入劉公

曰賊心離矣幾不可失也約諸路兵城上舉火齊發先是阮公督諸路兵伏各要害處諸路兵見城上火起爭趨奮擊海孳妻妾率精銳二千餘人循城來賊遂潰我軍追殺斬首七百餘級餘賊爭奔海舟自相殺及蹂踐溺死者甚衆海率衆由梁庄入據沈家庄去縣治僅十餘里衆心洶洶且驚且懼公羈縻之間諜往來不絕未幾海率黨二百餘人詣公降時趙公阮公及巡按趙公俱在座賊介而入弦弓藥銃勢甚猙獰一見即復去公

亦不復留也邑人轉驚懼若不可一朝居者一日公及
阮公邀巡按趙公過余山園登山亭盡屏諸從人議剿
賊事聞是議者惟東匪呂通政及余耳趙公曰賊名雖
降我觀其情狀抗我也不速剿必遺大患公謂賊黨方
固我兵不精剿之必不能勝不若姑少待之時間謀未
成永保兵未至阮公及呂東匪咸同公議趙公謂余曰
公家此地利害切身必有定見余曰僕山野之人安敢
與廟堂之計然僕家此地得此賊早離此地一日則此

地之人獲一日之安耳趙公惻然謂公曰能五日內驅此賊使離此地乎公舉其大指曰不去此則可今去此

賊不信矣安能驅之

海之聽撫質其弟洪於公公處趙之嘉興尚書趙公斷其手大指

公沉思久之曰公前奏海已降今縱能驅之外地倘遁歸海島朝廷有處分將何以復命又曰不若姑少待之蓋欲為萬全之舉也是日設宴於聚樂草堂酒纔數行即罷志有在也海所據沈庄有新舊二宅海居舊宅是為東巢陳東葉麻之黨居新宅是為西巢公遣人間海

使攻西巢以自效海猶豫未決公復使人遺金珠美飾於海愛妓翠翹紫雲者翠翹紫雲日夜勸海攻西巢以自效也海以罪重恐西巢既覆東巢亦所不免尚在遲疑公使人洩其謀於西巢西巢之賊始相疑懼離心於海矣適永保兵至公遂欲大舉為擣巢之計乃協於尚書趙公及阮公督諸軍齊發公親履行陣尚書趙公及阮公俱駐軍中隨宜經畧而兵備劉公獨率驍勇先登先是西巢之賊疑海之圖之也悉奔東巢以制海海亦

知西巢之疑之也居其衆於外舍而擁兵自衛由是互相疑忌不為戰兵備劉公率衆直抵賊巢賊有格鬪者輒射却之乃舉火焚巢時東南風急烟焰蔽天賊莫知所措我軍齊進斬首一千四百餘級焚溺死者不知其數廣兵名海底鬼者獲海屍於浜水中蓋二千餘賊殲焉無一人得脫者時八月二十五日也海之禍首尾五年方數千里生民咸遭其毒殺害諸路官兵不可勝計而一旦殲於吾邑公之運籌決勝固自有成筭而吾邑

人心效順於公山川鬼神其亦有以識公之忠誠而默相之與謹識

滑縣尹西蜀張公擒賊記

盧柟

西蜀張公尹滑之三年是為嘉靖癸丑其時京邑多巨盜大俠曰伺挾勲貴人獲金寶殆遍中有盜魁任敬高章一日謀曰聞三輔州縣帑金多可挾取乃陰賄西臺吏得諸直指所奏署帑金簿惟滑帑金一萬有奇相語曰此奇貨也於是陰結其黨王保劉竣任鬚子等軟血

盟各市良馬一匹潛至滑城外王保等三賊倚馬待而
敬章二賊則入城是其歲三月之望日也公甫上計歸
晨起坐堂皇延見父老畢忽有二人稱錦衣使投刺門
者難之輒手搗門者敬詐稱錦衣百戶從甬道入章詐
稱校尉懸圓牌從左角門入二賊直闖堂階北向立公
竊意此必猾人之隸籍錦衣歸取帖辨者而胡狂悖乃
爾心怪之判案如故敬前厲聲曰此何時大尹猶然倨
見使臣乎公稍動容避席與揖敬曰身奉旨不得揖公

自謂是必逮我矣乃命左右設香案請旨謝就繫敬復
附公耳曰非逮公也旨欲屬公沒耿主事家耳其時滑
有鄉先生耿君隨朝者任戶部主事管明智坊草場火
詔繫都官獄公聞之益信而顏始解公遂延二賊後堂
始揖敬曰吾與公了此事不可令左右聞公乃出令屏
左右敬右顧堂西一室問此何室也公曰此踐更卒夜
直所敬拉公左手章擁公背同入室敬拉公並坐炕上
章坐其門公問曰若既欲沒耿氏家何不商諸堂中而

至此室也敬掀髯笑曰公不知我耶我霸上客來借公帑中萬金遂出七首章亦出七首交置公頸曰事成則生不則有如此七首公始知為賊亦不為動乃從容語二賊曰爾所圖者財非報仇也吾即愚奈何以財故輕吾生耶即不七首吾書生孱夫耳能搏爾耶爾休矣且爾既詐稱錦衣天使何乃自露本相如是邑中必有窺之者非爾之利也二賊以為然遂袖七首公曰滑小邑帑藏安得萬金敬即出劄記錄直指使所報諸州縣帑

金數以視公而滑所貯果萬金有奇公覽而驚異之遂不復辨但請勿多取以累吾官反復開諭語久之二賊曰吾黨五人當予五千金公謝曰爾減半矣幸甚但爾僅兩人奈何橐中可裝五千耶抑何策出此官舍耶二賊曰公慮良是公當為我具大車一乘載金其上仍械公如詔逮故事坐公車門勿令一人從從即先刺公候車行及夜深時吾黨從沙中出人各携千金躍馬去然後釋公歸吾計如此云當是時邑中士民無不知其為

賊無不願為公出死力者第慮公未必知也而公又慮
邑中無有知者二賊又數數語公屏左右無敢前者一
身獨苦意欲緩二賊徐圖之乃語二賊曰吾即取諸帑
中易易耳但爾逮我而晝行非爾之利也邑人必潛尾
其後豈有邑父母逮去而子民愬然者邑人困爾爾必
刺我即爾亦何利焉為爾計夜行則無從覩耳二賊相
顧稱善公又語二賊曰爾既待夜矣吾又為爾計帑金
皆諸司積貯其錠大鑿有字號不宜動動則諸司分捕

易以物色亦非爾之利邑中多富民不若如數貸之以
遺爾爾可安枕且於庫藏無失不累吾官爾之德也爾
從則貸不則即出帑金利害孰便惟爾擇之二賊益善
公計惟公命公屬章傳命吏劉相來相大有心計人也
相至公謬為語曰吾不幸遭意外事若速去死無日矣
今錦衣公有大氣力不欲速吾去心甚德之吾欲具五
千金為壽相吐舌曰安得辦此公躡相足曰非辦於我
者每見汝邑人富而好義吾令汝為貸遂取紙筆手書

某也上宜若干某也中宜若干共九人符五千數令之
陸續來報是九人者善捕力士也公又語相曰天使在
九人者固富室宜盛服謁見勿以貸金故作窶人狀蓋
不欲露其力士本相也相乃大悟出公心知外間有為
之計者矣奈不得出此室則語二賊曰吾為爾計不淺
爾既詐稱錦衣天使顧不為禮於後堂而跼蹐賤卒直
所啓外人疑亦非爾之利也吾即與爾偕出吾豈能翼
飛耶二賊首肯故假錦衣官體貌與公揖讓出後堂分

賓主而坐供茶恭遜如禮章假校尉體貌聲音官長在不敢坐則擁公背侍立不旋踵公自計無可脫身會寒風拂面公託言避風與二賊復入室中以示無他意二賊則喜公又與二賊曰爾遠來饑矣吾令門子取酒食與爾酬酢爾慎勿露本相二賊又首肯果復如禮公先飲食以示不疑戒二賊勿多飲以示懇款則二賊益喜酒畢曩所屬九人者各鮮衣如富家子以紙裹鐵器捧之陸續門外謬云貸金已至但貧不能符其數作哀免

狀二賊聞金至且見其人果富家狀則又大喜謂公不
我給也公心知外間業已有備奈何得再出此室則高
聲語二賊曰吾待僚友素厚吾今有罪而僚友不相恤
意何薄也吾固不足重錦衣天使彼不當謁見耶陽浮
怒之語聞於外少選稽縣丞張主簿各持刺相候於後
堂二賊不欲出見公曰同僚專為爾來公乃固為揖讓
而二僚在後堂距此室數武耳瞻盼二賊又固為揖讓
而二賊又假錦衣體貌遂不覺互相揖讓而出與二僚

交拜又復如禮公欲乘其答拜時擒之則章擁公背固
不旋踵計無可施公乃謂二僚曰吾貸富人金以予錦
衣正賴同僚在此明證其事他日償之彼無辭耳二僚乃
留不去而二賊相與雍容揖讓為錦衣體貌不得復還
入室矣公謬為予金狀呼天平則天平至呼几案則几
案至公又呼曰此几小寘金幾何庫中素有長几能寘
多金胡不取以來則長几至橫之後堂其時敬據客位
南向坐公與二僚據主位北向坐而長几界於其間公

幸與敬稍隔矣奈章固擁公背不旋踵北向侍公計所以稍遠之則起持法馬語章曰汝官長方與吾輩為禮何暇視法馬則視法馬者爾之事也章利在得金稍就几視法馬而九人者捧其所裹鐵器競前謬為發金狀公稍脫身離章數武則大呼九人者擒賊公與二僚從前堂出敬起撲追公不及拔刃刎於樹下章亦將刎為捕人持之得不死拷訊出城外王保等三賊主名亟捕之已亡命入京矣公為上狀今太傅陸都督盡付諸理

與章等俱論死磔於市盧柟曰公尹滑裁逾弱冠耳賊
豈不謂公易與哉乃公神明內蘊鎮靜外施白刃交加
了無懼意賊之魄先奪之矣至於從容應對委曲中窾
聽其言無非為賊謀亦無非所以謀賊所謂中理之言
可以集事賊竟不能出公成算中矣竊謂公處此事倉
卒不亂逆境兩忘一動一言若或相之此蓋本之以德
運之以量發之以智成之以福異日肩天下大任卜於
茲矣善乎萬太史碑畧曰宋韓魏公所遇殆荆軻者流

彼固節俠故能激之以忠義如二盜者貪利之心固結於中化不可入威不可用藉令魏公當之寧復過此知言哉公之德政非一滑之民尸而祝之矣茲特論處盜一節以示天下後世臨利害者知所取衷云

御史大夫左司馬峒翁張公定浙變記

董份

初浙之有兵變也按部使者以間因請重臣鎮之而朝議以右司馬張公者自為令有應變才名重天下及四為鎮撫而定皖難定上谷虜難彰彰著大功名益重即

欲坐鎮非張公不可乃以右司馬兼中丞督撫浙云浙
故無兵有兵自總督胡公始方嘉靖間倭剽掠甚暴而
胡公盡括浙中儲以禦倭因募甌婺間若奉驕子厚其
月餉恤其家時時數校閱多設金帛屠牛羊豕賞勞一
閱費數百千而兵亦自恃能抗倭漿酒藿肉好氣為雄
豪多恣胡公故濶大輕揮金略文法頗縱舍當是時倭
急其勢然而胡公亦以此成禦倭功及既久倭不來
兵無事而浙中儲已括盡乏軍興繼者不得不節縮月

餉益減校閱亦益希賞益薄夫其始汰而末簡微也兵
皆有怏怏心會執政益務節省名多刻核言者承指復
議減浙餉部既覆矣而中丞吳公性節廉多畏慎悉如
部覆行兵怏怏益甚又見浙無他兵而九營者其七防
汛二居守皆藉其力因言執羈勒效扞衛積有勞而餉
益減不聊生遂從汛角東而營中諫吳公曰是有言者
覆者已著令吾知奉詔旨行事耳豈吾得專數諭之而
諫不已遂治其甚者以軍法兵益恨之而執政行錢法

益峻餉既減又雜錢而市中錢不行食益不給而馬文
英吳廷明二酋者兵之尤桀黠者也遂畫謀率衆首難
乃先詣按部使者愬而按部兩人皆豁達知人情閱其
食不給慰撫之因力言吳公吳亦悟示以明日集所司
議矣而兵既聚洶洶不能即還復詣治餉僉事愬治餉
厲聲罵衆益激而二酋攘臂前欲捽治餉治餉亟辟匿
衆無所發怒而二酋謂衆曰業已構不可解矣遂皆至
幕府譟而轅門閉乃斬門入解發其橐意有重貲而盡

發無有也因躡尋吳公擁至營所以犯吳者不可勝道
復跪責吳胘削私橐勒手狀而以官帑金二千酬之其
時天久陰晦冥乾坤幾易置矣以是浙中人日夜望張
公來定變而張公夕受命朝辭闕以單車疾馳數千里
過嘉禾而謀以民變告矣二變交作兇逆參會人錯愕
而公不顧叱其馭曰驅之復疾馳數百里至浙入幕
府入則車未解驂餐未及下咽而民擁二千餘當幕下
前譟矣公命大開轅門屏騶從單車出當衢旁無一人

輿隸皆股慄公獨正色諭毋反且問所以譟者何而丁
仕卿者尤民之最桀黠首難者也相率言吏矯虔不公
踐更有私不法愬上官見抑不平公乃笑曰此特易耳
何至以細故取族罪乃下檄悉如愬責吏除之檄已因
遣散去而民先一日燔縉紳家虜金錢得利又見兵變
有利無害以為官莫奈我何也夕益聚各據諸巷以所
奪諸絳襦裙折竿為旗矯令令每家懸一燈十家插一
旗巷如白日而益燔諸大姓虜金錢益多燒掇焚杆火

光燭天震呼動地公乃密召遊擊徐景星曰反果反矣
顧今無見兵而能制民者獨營兵耳營兵方負重罪汝
試往說之宜動動即與來徐知兵善辭說一緩頰得要
領且宣布公威德無貳兵果動而是時七營兵已出汛
獨兩營與二酋在因悉來公乃召其伍長曰前幕府誠
過欲汝捐軀而食不給又軍法治汝非盡汝罪也然汝
亦甚矣今有可以轉逆為順易禍為福者於汝何如夫
汝衆皆鷹揚甲士而亂民烏合取之如几上肉耳汝能

自効否皆叩頭曰願盡力又召二酋諦視曰昔首難而自縛以獻者非汝耶曰死罪有之公笑曰誠壯士然古壯士死義耳昔自縛為逆鬼而今自効為忠魂二者不可同語矣且汝知不免而不知立功知重負而不知贖罪何不智也以鷹揚士而不能取烏合何無勇也即智且勇是轉逆為順易禍為福在須臾時矣二酋復叩首曰願盡力出以諭眾眾皆叩首曰願盡力於是以徐遊擊所將為中軍以兩營為左右翼連三戰三捷遂於民

所燔擄家擒百五十人而以丁仕卿韓謹等渠魁五十人奉勅便宜誅之而其餘或末減或釋有差廬三日而事定公乃曰亂民當誅良民當撫乃亟改踐更役罷間架稅間架稅者天下所無而會城所獨有者也因疏亟罷之而會城人懽呼感曰公天人也吾屬自是得生矣益問諸郡疾苦而小者立斷大者疏聞曠然與更始諸郡人亦懽呼感曰公天人也吾屬自是得生矣而公以民心既定軍志當安安之必自月餉始月餉者前如胡

公則太浮後如吳公則太減乃損胡公十之五裒吳公
三之一而酌其中焉兵食足矣乃錄平亂功而二酋得
冠服諸營得賞賚兵知信矣乃開顏以接之虛懷以待
之真實不欺表裏靡間兵無疑矣而公獨念名分者國
家之大體綱常者天地之大經故君臣無將上下無越
越者將之漸也漸不可長微不可忽故權宜者一時之
術而法紀者萬世之防當其變則權或可行及其終則
法所當正是以脅從或罔治而渠魁必先決然公又念

假以他事而密決之則法不當其情無以服反仄待其
汎地而分決之則刑不與衆共無以示大公故復召徐
遊擊遍示各營以幕府雖尚寬而天子必無赦然誅一
以警百者天子之法而借一以安百者幕府之仁誠各
營皆送一渠魁則五千人安矣於是日而得七渠魁
皆反接就戮曰罪自取無怨而二酋者既陷諸營於大
惡又斂諸營之鉅財稔惡不悛衆憤所積宥不可再得
倖不可屢徼諸營棄出之亦反接就戮曰罪自取無怨

而諸營以有罪既得無辜益安皆懼呼感曰公天人也
吾屬自是有生矣然子聞公始受命也有勸公請調兵
者公弗應有欲以兵助公者公亦弗應而遂單車至浙
又單車出臨衢斯亦岌岌哉而竟能轉瞬不旋踵成是
功也使非成算定於中斯豈以身試者哉及其以一身
居正千人之上可謂虎穴嚮使舉事一不當可勝道哉
而戮者無怨存者騰懼斯所謂抗其背扼其喉卒取虎
子以出者哉夫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

如也至其正名分定綱常光明磊落益不可及矣史董氏曰始張公成浙功而予浙人也以父母之邦親所聞覩而茂賢公卿之勲業弗錄心恧焉遂稍次為記而會天子之眷寵轉公左司馬晉御史大夫召還將得代移幕府湖郡而湖守熊侯舊為公屬欲公功名垂永久與其倅來乞予言以贈公予遂以平日之所記著者授之云

綏交記

楊寅秋

萬曆乙未六月西粵貴縣蠻觸糜沸孤城危若累棊寅
秋既單騎馳定之今督撫陳公戴公前直指黃公合疏
條其狀有龍荒鎖鑰豸繡干城之叙乞下部紀錄需後
用詔可會秋有殷憂病連牘乞罷三臺以安南構訶弗
戢不許越月百戶余承武持檄部領三臺所譯審夷目
黎早用范彥等抵邕陳公復手勞曰夫非所期子鎖鑰
干城乎國威邊防中外簡冊瞻仰若先文貞遺畫而若
鄉達毛司馬公故事具在努力圖之寅秋頓首受命先

是歲壬辰交都統使莫茂洽荒淫無度羣臣側目黎維
潭者黎暉之四世孫而黎利後也用世臣鄭松計因內
應襲執茂洽殺之收其印尋殺莫敬邦殲其族幾盡族
之子遺敬用敬恭等奔竄我土司維潭乘勝逐北盡有
交地亦具款文以首事故重譯叩闕則陳公方鎮撫粵
西以夷叵測弗請命戕我貢臣即弗觀之兵宜閉關絕
之語在馳報疏中明年癸巳維潭復遣使函封稱主臣
黎氏世孫仗天朝威靈復讐復國願乞如先朝從象胥

後嚮風內附陳公乃合前督撫陳公直指涂公疏以請
若曰彼之雪仇有名來者弗拒及茲勘處西南生靈免
於蹂躪尚亦有利下部議報可亦既遴督備指揮吳懷
仁知州孫繼先臨關體覈有日道路遥阻維潭不勝徯
望至是更遣早用等問道泛海抵端叩轅門如前請云
余秋既奉檄則採祖宗朝制馭安南載在令甲者孰筮
之敬用等亦遣目阮諍等以窮乞援語多恢張則探情
形揣事勢質諸共事靡有堅決有謂黎欸詐也懼我乘

其後姑緩我師有謂莫分道屯據所收拾喪亡不下萬
餘如阮諍云有謂維潭未必黎利後或鄭松牛易馬即
利後利猾夏負積怒先朝亡國裔不宜再許余曰嘻似
矣未覩其全夫黎豈不知負彼方張而卑詞請命毋亦
藉我名號彈壓乎誠如殘莫所收喪亡寧啻三戶一旅
安用以窮奔我利罪章皇帝宥之矣維潭即非利後蠻
夷易姓如奕棋誠利後也登庸逐黎以篡維潭逐莫以
恢復可同日語哉今日之事不拒黎不棄莫惟斷乃成

則下檄黎曰汝實負擅殺罪無赦其遵往事軼身束組
銜壁仰關請死其以爾世系綴旒以報且何以明非鄭
冒也其以爾首事偽印封還其議安插莫氏如異日棲
爾漆馬江例下檄莫曰安南土宇誰家故物既無捲土
之期當思一枝之安其早引決以存綫緒則又進勘官
誓之曰所不共矢精白而甘心辱國剖身干憲人將不
食其餘會孫知州遷秩去請以左州知州楊繼顯代無
何安平州土官李天燿以交黎劫虜烟邦等村告龍州

土官趙英以農倘等村被擄告下雷州土官許應珪以
更峒等村被焚刻告龍英歸順相繼告余愕然夫黎不
以長驅追北掠我邊鄙而掠於傾心乞款之日乎是殆
匿莫為之招詰之故莫依土司為逋藪土司藉莫為侵
地囹即日馳報三臺棲莫出境外申督諸土司牟利挑
釁者按軍法敬用等竄七源崗界邇龍州龍州之村墟
枕交者被髮結衽與交類時以兵翼敬用知州洎督備
抵關敬用赴勘擁衛不下數百餘所置對張皇某虎視

海東某雄據高平知州以為然抱杞憂余曰左矣若以
為擁衛盡莫氏子弟所置對果赤情乎是有沈命者第
窮治之飛鳥依人嫌於棄莫下石耳頃之安平出敬用
手書流離乞哀幾為溝中斷吳懷仁亦以敬用等所具
結乞安插願得高平如勾踐會稽需後圖以報人始咋
然知莫之自量審曩所謂分道屯據安在而維潭亦遣
諒山衛官黎重華等詣勘官陳其顛歎尋以叩闕限請
余便宜期以次年二月毋後時則嚴飭毋信土目恐喝

鼓煽悞事機毋信狡獪指私覲陳謝以垢清肅毋以修
詞弗格或涉抗衡失藩臣體則請徵調諸土司精銳基
布要害委叅戎李君鳳森扈揚干彰威嚴請添委南太
知府蘇民懷吳大紳南寧同知黃淙南太推官盧碩黃
喜之共効助勦請發商稅若干金佐軍實徵發賚予一
切部署機宜每有稟決三臺隨報如響陳公更益發楮
餉若干金犒師銀牌等物稱是且曰毋靳小費藝國體
明年丙申正月余會分道叅藩林君震以循行先後至

太平至則維潭遣候命官杜汪范彥等條具宗枝封識
所收銀章候諒山我土司兵亦雲集戲下令諸土司曰
有能乘時扶義共襄綏懷盛舉吾能優異之思明府土
官黃承祖以所探海東莫敬章被殲事率先應命余覘
知其故負譴欲自贖且有夙憾於龍州稍推誠鼓之承
祖勃勃思奮會勘官黃宗等報杜汪等所輸吐率變幻
譙辭舛午驚然負彼恢復若曰以登庸之例例之非其
辜維潭亦函封亦陽為銜戴陰欲以族目代歛無事身

抵闕意余曰異哉立遣承祖擇土目可者持檄督之天朝以包荒綏戢汝汝狙詐僑虔干命來則臣妾不則俘虜已又深念彼豈有戒心與更檄之汝脫有虞於意外許爾陳兵擐甲入衛成禮而退則又促范彥之稍習漢語者面折之彥加額願奉條列手檄以還維潭始回腸改襟報曰荒臣無罪擅殺其罪請以範身金人代死謹率臣耆俟命詰偽印曰描摸權使耳必得詔請更鑄詰安插曰夫叛裔也而援我漆馬江例哉惟天朝所裁擇

無敢逆命余顧林君是足藉手報成事乎印之不存烏
用更鑄遂發江州經受降城抵幕府早用等辦香望塵
道左以代身來驗以飢病告請期且與之期越日忽稱
䟽款未備土宇授之天子先君不敢聞命以安插莫裔
暫求南歸人人相覩失色何物庶豕驚駭倏忽若是亟
躡之乘夜拔營以去即日趣沿邊繕闕隘飭烽燧示必
絕馳報三臺投袂回珍余尋奉祝釐之役當行則耳屬
督備是有土夷煽恐之者去必悔悔必復請請必抑遏

之三而許之承祖力能得黎陰事制土夷命若必與之交謹毋相猜密諭承祖曰幕府隳成得毋以若見妬敗乃公事乎兩人以此深相結納密白三臺局已中變訛言當朋興願以投杼故遂狡計三臺領之交舉觴勞余曰行哉毋留滯鄉土三臺尋以情形聞省垣以黎酋志在蓄威當事不及時操割剪萌恐遺養虎積新憂嗟居者固安知荷擔之勞哉御史黃公將得代乃發憤上疏其略曰臣聞以虎捕鼠必用全力國初物力強盛威武

奮揚自李犁之役數遣勲舊大臣四路提兵驛騷數省
轉輸萬億勝負畧相當終鮮勘定今何時臣等以征安
南請將求莫氏後立之乎遺孽不振死灰難燃將遂郡
縣之乎前鑒豈遠今可復蹈妄揣歸著不過許以納貢
稱臣而已急而兵之固可必得緩而撫之未必終失兵
而得之固足揚威撫而有之寧遽不武而勞逸鎮擾相
距萬矣宜稍寬時日再行檄勘部覆如御史請越月維
潭乞款官目鄭公義等趾錯於塗不許則極陳諒城以

飢病請命歸整檢奏款非宵遁而懷仁承祖咸合詞稱其誠懇今日受命有死無實督撫陳公戴公乃下檄曰是反覆如反掌其以款物嚴裝抵關候進止時御史林公受事入境築舍鑠金之口蠶起則簡委潯州府同知黃宇思明府同知李陶成往覆按且計畫一而督撫兩公遣差檄余就道接踵余舍余竣役突未黔適有寇空事即從壠間據鞍窮旦夜度庾抵端謁督臺陳公顧余曰人情左圓右方僉謀未同誰能立功徼外者余竦然

敬諾抵桂林林公方行部南邕謁撫臺戴公首詰余曰
必安莫黎所執言甚正棄莫可乎余曰不可彼耳語者
必不深惟重輕徒以推亡固存之義若之何敝屣棄之
然則奈何余曰迫黎以吐退不能所退必非人所居高
平尚觀望莫亦願得之疇非我幅幘即自我剖給之所
謂治以官府之法何不可公喜形於色明當歲除會督
備報維潭遣杜汪通事唐世烱等運款及關聽驗余曰
機不容髮即日謝撫臺戴星行丁酉正月朔後四日抵

賓州聞承祖以所驗歎目引世焯等抵邕流言洶洶土
夷冒莫屯兵七源剽掠交境揚言奪歎疑我而承祖懷
仁同夷使候浹旬格不得入城夷使徘徊解體懷仁索
然如死灰承祖怏怏賦歸去幾且畫餅立飛騎馳諭懷
仁且止夷使戒承祖母鼓棹明日余至邕謁林公立譚
若逆稍及交事余從容陳往局與今結局狀公為仰屋
良久曰不請命憫然戕貢臣不募乎屢屢請歎方物不
襲乎終不聞命安插不抗且詐乎余曰彼所執春秋道

讐言之義非慕也律以黎利登庸之往事莫猶許之雪仇
快於一朝請而圖之庸可冀乎歟物遠人區區靖獻非
貢貢有常數歟無常數澗溪沼沚之毛可也薄來謂何
不宜與之銖兩彼儼然自謂天以吳賜越身為前鑒詎
肯安插以存禍本請以天朝之法剖之誰敢不服林公
霍然洞解詰朝諭承祖懷仁率世烟等投謁宣恩威各
頒賞有差夷使土官加額大喜過望即日遣世烟還促
維潭如限抵官土夷屯兵聞之望風解去余尋別林公

橫浦巡太平道路流布募兵且遮道且頓兵欽州四崗
余曰此黃趙自修怨何與於莫恩城吏目吳俊哲者從
龍州還甚張莫連營結壘鬼門關以東為梗一倡羣和
余曰梗矣安得黎使往來不絕乎知龍州酋以賄行亦
有隨聲陰壞者將乘不意縛龍州寘諸法督備稱無左
驗且未綏外夷先收土司維潭亦當却步宜寬之效狗
馬從之念非具司馬無以預塞狡謀則請委叅戎楊君
元調三里營兵與土兵犄角有頃范彥鄭公義以奏草

來驗維潭猶然泄泄詰之云去臘不腆歟物及闕逢上
國之不閑靡所頓寄運還壽昌是用次且犇命遣彥等
向前旌請更期余曰嘻我實為之使彼得藉口乃更與
之期差舍人王建立部領彥等護之行因覘之一日懷
仁等馳報莫夷勾亡命千餘乘夜縱火燒坡壘諒山黎
營幾盡黎將將死之余曰果莫夷耶謀之一出平而隘
一出邕口隘余曰安得莫兵自內出耶彼直以此足恐
响阻遏我耳上下錯愕僉謂宜及時返旆李同知從上

石具報母以夜襲故搖款事黎大隊且臨餘息直壓卵
意與余合即日下俊哲獄有言返旆如軍法則矯三臺
檄遣李加貞等分督諸土司交之役非獨綏遠夷亦為
爾土司計邊鄙無聳有貪小圖忘隱禍逞狡計隳成功
快私怨敗公事者天憲具在土司惴恐不數日維潭率
黃廷愛等總兵象標起次諒山既大索諸燒營壘者遣
范彥等辦香來迎如初閱承祖揭則云奉禁肅清至凜
凜夷相顧囁嚅余曰若以前日之五申三令徒貌言乎

立馳示誓之但萌念不生還明日勘官發南關余與楊
叅戎相繼發幕府至則誓漢土師以遷隆崗土官黃兆
基領兵千五百有奇守岵口隘以應襲黃應雷領兵千
二百有奇守強村隘以上石土舍黃應宿領兵五百守
絹村隘應雷應宿皆承祖之後兆基其壻而龍州平而
隘則以把總周大倫領營兵三百名合龍州兵九百名
協守龍州官男趙元璧請行行已之則以歛積計信地
道里屬元璧等部領戒之曰是天府藏脫疏虞孰職其

咎越日黃李兩同知以勘驗還自關一餽無所染取其
所對狀若世系臣者供結井井綸綸咸有經紀獨維潭
入關匍伏有難色余曰胡以昭示威稜彼所虞土司包
藏禍心其盡撤土司兵退數舍許之陳兵露刃以入其
可乎立遣督備戒維潭必入關凡三徃報如命遣候命
阮澧等請期期以四月初十日則頒發漢儀及相見禮
諭令演習祗對必飭至期以官男趙元璧從余發南關
登昭德臺陳設龍幄儀衛備盛余偕叅戎諸供事官行

禮畢分班列侍啟闕先夷使率夷槓鱗次入次夷目率
衛兵魚貫翼而入次維潭皂帽縞衣赤跣白組率通國
臣者入北面伏地既釋組聽唱五拜三叩頭以次進金
人代身進伏罪疏臣者乞恩疏同知黃宇宣布朝廷恩
威待以不死維潭復拜叩如前恭徹龍亭請余以主賓
禮見余曰今日受款非頒封孰為賓不可請稍降余曰
銜天子命不降階見纍臣不可承祖從旁厲聲曰復國
不費檳榔半啣而斫此四拜乎乃拜各者目俱頭搶地

羅拜因諭之莫祀未可絕也量給以高平府治彼有一
隅可棲我土司毋敢為之逋藪安莫詎非安黎其敬應
毋更侵軼維潭唯唯既退張具犒之遣候命杜汪等報
謝遂閉關是日維潭進止不失尺寸凜凜交戰之下不
是過漢夷兵幾半十萬無敢喧嘩干令土酋叵測假令
以偽莫虛噪蹂我五步之變未可知然余不以元壁防
隘羈之啟闕業已制其命何者非天威赫濯即日馳報
三臺遣指揮羅萬善督土司護款行遍賚各土司銀幣

牛酒懽聲震山谷余振旅東還所過龐眉父母策杖扶
筇追惟往事徵發之痛感激幾於泣下則率夷使自桂
及端以余所勘處端委若諸文武流土之共有效於款
事者惟三臺可否三臺無不擊節勞苦之尋據實以聞
諸流土無勞不錄余秋獨蒙上賞而褒辭稱露布有光
銅柱雲仍世啟玉關則以黎利之事余先文貞實贊廷
議云五月夷使馮克寬等度庾經白下以少牢祀先文
貞祠邑人觀者如堵八月上萬壽克寬等將款詣闕下

上喜從部覆授維潭安南都統使掌國事錫之勅印上
既重念夷邦不可無統推及勞臣賜督撫鎮臣白金文
綺寅秋得增秩一級賚有加流土各分別陞調賞有差
嗟夫余於交款未嘗不抵掌仁哉章皇之禔福兩粵無
窮也縉紳學士弗身遘猥云文皇得之艱難章皇棄若
遺跡詎知實匏不可器而石田之不可藝哉庚子之役
副使翁萬達多算知兵毛司馬實托重之卒從款附後
六十年有今日之事然後知章皇不忍塗中國肝腦以

事外夷千古明鑑胡可易也要以定款等身於登庸之
日易於今日難難者非獨一紙之與十萬徑庭異時殘
黎在老搃徼外我土司隔絕無梗遏壅閼之虞今殘莫
匿近關藩籬中夷酋百相疑土司百相敗人情百相傾
呼吸變幻之狀余難言之矣幸當事掌玩夷情一腔忠
猷屹然期於崇國體宣國威以保又南土寧言舞干毋
言標柱而又不鄙夷余也肉食蚤負傾信獨任至不難
出空墨之印檄俾之便宜從事亦數以翁公故事勅勉

之翁有勤施於粵厥後禦虜為名臣余何敢望而當事
所推轂付托類若斯余即不華露蠻烟馬草裹疆場得
乎哉是役也督撫賞不酬伐適有岑峒之擢遂靳重巽
夫曲突徙薪自古記之矣陳公諱大科維揚人戴公諱
耀清漳人前督府陳公諱渠安陸人林公諱道楠莆中
人前直指黃公諱紀賢眉山人涂公諱宗濟豫章人余
寅秋以戊戌三月作綏交記

明文海卷三百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八十一至

四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錄監生臣劉 璿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八十一

餘姚黃宗羲編

記五十五

名號

柳塘記

張詡

天下之至樂生於心而會於境心境兩得難乎其遇矣
心玄而境闌不害其為心之樂也境寂而心擾所謂境
者雖佳心為之役矣謂之安不可也况所謂至樂者耶

予少從先君宦遊臨川前之人於公廨隙地輦土為塘
沿塘植柳偃仰披拂於朝煙暮雨之間千態萬狀可數
十本塘之水微波巨浪隨風力強弱而變化可數十丈
驚燕之歌吟魚鰕之潛躍雲霞之出沒不可具狀則境
與心礙既塊然莫知其樂之所以稍長讀昔人柳塘春
水漫及楊柳風來面上吹之句則心與句得又茫然不
知其妙之所寓近歲養疴之餘專靜久之理與心會不
必境之在目情與神融不必詩之出口所謂至樂與至

妙者皆不假外求而得矣是知得於心則雖處諠囂而
江湖之思日遠居闌闌而山林之氣日生不然漁釣之
徒樵蘇之侶土木其形草葉其衣其狀若類太古者然
叩其中有所得者何鮮也予同年黃戶曹弟子振數相
過往因出其外舅氏陳公用直別號柳塘者求記予居
去公鷄飛之地市井之諠闐突烟之相接求尺丈空隙
以為廬居蔬圃之地且不易又安得所謂柳塘者耶然
公託意於此殆所謂得於心者非邪若然則乘灑氣而

與造物游雖居窮巷斗室樂也否則坐喬林以終日泛
巨浸於萬頃亦境焉耳心既不能與之會所謂樂者又
烏從而生哉然此可為有道者道也求道者安得不自
身安始而身安安得不自擇境始耶粵多佳勝去城西
北不數里林木之茂盛泉流之清深在在有之公擇其
勝為別墅濬池植柳以求所謂心境兩得者而老焉彼
數百緡之費耳異時從公席綠陰而濯漣漪咏昔人之
佳句會至樂於千古為公續記尚未晚也

峰湖記 林俊

峰湖本方壺樵谷故鍊冶處梅峰東引而水與湖會山
截焉嘉樹蔽虧脩竹環映無飄盪浮歎之所城中隱一
山林殘碾斷竈參錯於假山方池磴回川曲之間又若
蛻鬲絡以遊乎方之外予友陳君敦賢愛之翔其直而
市之徙文峰之居居焉因引為號久之曰無殆神仙者
流意固有寓其未足告也抑地之名舊名之我亦熟矣
吾取其似代之易峰湖黜虛就實援之彼以入之於此

吾儒運化殆其然歟神仙吾不得而知也世無是人則
宜無是事倡為是說非獨方士之妄蓋有托而逃者矣
君風神清脫運博而操之要視天下事若無其難在司
諫有直聲逆璫時例與調停方壺所以寄也起藩叅又
起臬貳提學懸宮付以待者不淺峰湖無蚤計耶士君
子身雖廟廊未嘗一日忘林木魚鳥之思峰湖嘗在烟
霏泡沫流止而生滅者祇見其小也傳巖滑濱南陽藏
身巷影拔俗而離世一旦乘時應會使人指而駭曰此

築徒也漁輩也耕流也突然起其若是烈也是固吾儒
作用之常要之於山水不為無助山受而大水受而深
積而至於含元氣宰化機長養萬族贊發育以遞承二
五之匱峰湖固寓彼而取此矣其獨留情一玩適哉若
乃酬雲水赴烟霞還迹山靈梅山香眉山爭其崇高湖鑑
湖爭其淨冽峰湖十年外事未晚也正德乙亥秋仲鳳
山見素子林俊記於雲庄青野

閒叟記

陳音

李君伯珍家東廣之新會以齒德重於鄉鄉諸大夫士
皆樂與游處白沙陳先生公甫為號曰閒叟其子鄉貢
進士經上春官因子門生余紹夔請為之記子曰叟日
何為紹夔作而對曰叟之居地僻而靜庭植花卉數十
本日然香靜坐客有造者命童子汲寒泉瀹茗與談今
古事坐久摘蔬出春釀與飲歌陶靖節詩以侑觴生平
跡不闕公府郡邑吏未嘗窺其面或勸之事要結以張
形勢輒他顧不答困有餘粟囊有贏貲假於人任其自

償未嘗持券責逋員每朝旭既升方于于而起杖屨出門行撫茂樹而坐與溪雲野鶴相徘徊於泉石之間不知軒冕之為何物也予曰叟之間如此然獨無所事乎紹夔曰叟有田數十畝春夏課僕耕種耘耔秋歛穫供貢賦固敢後時命子弟讀書習禮日校其修業與否手嘗持一卷獨翫怡然若有所得宗戚故舊有吉凶事慶弔以禮此叟之所事也予曰叟之事亦殷矣顧安得所閒乎紹夔俛而未答予喟然嘆曰此叟之所以閒也夫

事有當為與不當為者當為而不為與不當為而為之皆非所以貽安而得其閒也蓋人之處世有親戚君臣上下安能恣然無事世有惰其支體浪不知檢束以至墮墜先業為公私所窘雖欲求閒不可得者此固天下之棄民也君子奚取焉又或資其智巧趨趨囁嚅於形勢之途憑藉煬燿以陵轢乎人竟至招禍尤觸罪罟而不知悔如是者又安得一日閒乎唐人之詩曰好樂無荒良士休休揚子雲曰大味必淡知大味者然後能淡

天下所不能淡其叟之謂歟予與叟未荆識間其事而心有慕焉用為之記未知白沙之號叟者其果然否也經持以質之尚旋以告哉

越坡記

舒芬

荆之濂豫之洛雍之關閩之建安形於自有天地之後也濂之周洛之程關之張建安之朱生於自有聖賢之後也然濂不與荆而俱顯至周而始顯洛不與豫而俱稱至程而始稱關不與雍而俱稱至張而始稱建安不

與閩粵而俱稱至朱而始稱則地固以人而顯哉周之
生以濂而不羣於濂之所生程之生以洛而不羣於洛
之所生張之生以闕而不羣於闕之所生朱之生以建
安而不羣於建安之所生在絕學之後千餘年矣茲越
董楊王韓突然而出其上則人固以道而顯哉夫然後
知人之所貴者道而地之所貴者人况周之聖二程張
朱之賢實有以繼堯舜孔孟之統非區區聞道者之比
濂洛闕建之獨著不亦宜哉不然則王之臨川陸之青

田得以掉臂爭雄其間矣榕城之有越坡亦舊矣而畧未之聞焉吾同年廖子居之而始見稱越坡其有遇乎哉予疑越坡與建安連壤建安之山至是而其氣始盡建安之水至是而其脉始合是其靈和清淑之鍾而為人必將有繼朱子者起豈非廖子其人耶五百歲而聖人出三百歲而賢人出自朱子以至於今豈非其數也廖子之學期於道者也知朱子之所以賢者主乎敬亦知周之所以聖者主乎靜蓋亦卓然有立者矣俗學文

詞之陋末習利祿之私豈得而惑之哉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必無負於越放使百年之下得與建安並稱庶乎其可也

西溪記

許相卿

秀之地以水勝下而平湖水與地半又加勝焉最下而西南有溪卑居弘受地若盡而水無涯故其勝尤竒方夫上流諸水發於山道於江以達於川澤陂渠之間也大決橫放雷驅雲擁物鬪勢激變怒萬狀亦壯矣哉逮

乎力分氣殺疾者舒悍者恬險者夷蜿蜒委蛇以底於
斯萬頃湛如鑿澈空明黛蓄膏淳凜乎與神俱澄又何
勝也而况霞暎錯綺空連遠碧風行成文日涵生色雲
烟雨暘開斂晦明而變態靡狀者天若相之險而石蹲
危而橋橫斷岸深林呀如奧如柴扉竹屋隱見蕭疎而
高下畢呈者地若形之沙禽水獸之出沒遊儵躍鯉之
浮沈新綠倒影落紅浮馨渡者淋漓歌者激烈漁舟遠
近汎汎如葉雜然前陳者皆若有意迴巧而獻技焉此

一溪景物之大都也若夫泠泠之聲以清耳濛濛之狀以清目淵泓澄涵之虛以清心觸而成畫感而成詩至於神會而境遺則善觀物者所自得又非言之可盡狀也其奕世家溪之東因自號曰西溪適也而遊倦也而卧意得而吟事感而嘯無不於斯若將終身焉趙君鴻遠其里人也過而謂之曰出處士大節也然古人曷嘗容心哉用舍任時而我無與是以處則出之用存出則處之道行要非苟然而已今子樂一溪之適而飄飄然

洗耳濯足以為高是有心以適已與無我以任時者無
乃疾也乎某若為不聞也者而歌曰文駟華轂非吾期
兮泌水濠梁惟吾師兮吾老吾溪其樂只且君不復詰
間以語余余曰夫夫也豈有意而相時者耶抑為我而
忘世者耶直甘於素分而安於樂土者耶俟予興至汎
舟當湖造其廬觀其為人製招隱之詞以諷之君能索
我於西溪之上否乎君曰唯唯茲溪重於秀自子始矣
作西溪記

鐵橋記 陳沂

鐵橋先生南海人南海有羅浮山四百峯人跡罕至方
士稱神游羽化之術者託跡於茲山相傳多怪誕不稽
以駭於世有云山飛雲頂最高峻絕澗猱狄所不能
緣而至顧其窮處有橋其上恍若雲氣一人獨振履視
之鐵所成也馮虛御風進却無所惟果於前而已至此
即長逝不知所往餘惟驚嘆皆不能從焉先生曰窻竇
之區至明在焉絕亢之際至夷存焉悞逆之境至順伏

焉荒虛之中至真出焉故惟用幽而後明用險而後夷
用違而後順用妄而後真謂之區化境亡不見其際而
不入其中夫然後超也飛雲之峰絕淵之壑是使喪氣
絕想無復有可即之者矣孰構孰冶孰因孰極而又孰
後之耶故曰莫由從者妙也不可為者化也非在我者
幾也非爾力者巧也所謂殊塗而同歸也因自號曰鐵
橋子人稱之曰鐵橋先生不知者以訾其異先生笑而
不答拘虛子相別者十年矣過楚而遇先生見先生之

政曰信乎鐵橋之難行也

石田記 祝允明

君子之心望於世也廉而自治也勤其望之廉故甘為
未輯之瑞治之勤則不寧耀其生耀無窮焉蓋有不度
而試者以杙為楹以撓人之堂殿君子視人恒若餘視
已恒若虛每退一武曰吾弗彼若則弗可以試非謙也
其自期者退而更覺其歉而不知其已度越餘子遠矣
伍員之喻石田以弗稼猶無田也沈先生則弗稼者與

其以為名所謂君子之心也先生者巢許其居服而禹
稷其腎腸既自退曰吾不敢豐望於世為是名已乃去
以道自治削蕭莠抉沮洳揭其堅白以對日月爽然風
塵之表璆琳琅玕從厥自生自潤吾亦不强自鍵閉唯
不為太倉玉食之需安於寬閑之野壽於寂寞之濱焉
耳吾何慙乎哉或曰審爾先生亦獨潔者矣而亦烏乎
耀於無窮與余曰先生之植志操節也不可闕吾試與
若闕其詩非孝忠節義也無觸於膺無寄於聲油油乎

茁元化之嘉種粒烝民於終古其不類杜少陵與杜之位不過一員郎無片事自振當時而自方稷契人不笑之以詩史耀也而先生又惡乎慙哉先生之為斯稱也在少而小子言之於其老凡言諸先者當以期今則定矣敢以垂贊無止

南疇記方豪

予所來刑部所居窻下有一樹命曰見樹窻間嘗和寮友葉國光歸興八首其一有云日月西臺上開窻見樹

孤釋犁坐芳蔭不得比田夫時甫脫風沙頗為簡適雖
有南疇之懷而未切也故其辭緩以平春來有事園扉
晝不離席夜不安枕與罪人相去者無幾矣南疇之懷
怛怛忡忡故因沈魯卿南疇之請題詩若曰南疇生事
佳往來東臯叟西臺困簿書對爾北回首所處漸困其
懷稍切矣故其辭感以悲未畢事一日俄被執以去茫
不知所以既至朝門乃知凡諫南巡者皆五日跪予不
可免焉跪已以為跪爾豈意復朝撻之撻已以為凡撻

者皆予等爾豈意以撻死者相繼也創居無事惟以賦
詩為事其送徐甌寧詩有云玉女峰前春水流權歌初
歇鳥聲幽煩君早為營茅屋不復當年夢裡游嗚呼南
疇之懷至是切矣故其辭激以決甚矣予之陋也夫子
自崑山以歸棠陵之南有地曰平岡先人遺田數畝乾
溢無所虞每歲稼穡其間固嘗躬鋤而時課之以為終
身南疇焉矣越五年復為貪心所使雖不忘舊懷然非
觸之也深其懷之也未切而亡有激決之辭矣辭雖激

決然又未知果不為空言否也甚矣南疇子之高也遂其懷而無俟於觸此南疇子之所以為高也南疇子子浙西人也浙西多腴田南疇子於先遺之外更增創焉桑麻秔秫一望數十里其俗又多管絃歌舞肴醴童奴之奉山木花石亭榭魚鳥圖畫之觀每芳辰出遊則畫船載酒歌舞齊發平波緩彈若浮家宅隨所意好鮮有弗諧南疇子之所有者予之所無也風埃雨潦被暑衝寒施慘而臨穢觸禍以殷膚遠貽怵於親近延悖於妻

子予之所有者南疇子之所無也夫南疇子之所有者予昔固畧有之而今盡無之矣南疇子之所無者予則盡有之矣甚矣予之陋南疇子之高也南疇子名粟字克濟姓陳氏南疇者其友沈東臯所命也祖道微翁有仕基隱於村南時號南陳父靜庵翁亦隱世為善良人云

澄河記

宋儀望

去邑城稍東界於兩水之間突為平岡外埵而內窪漸

浸為湖湖旁多良疇果園宜於粳稻菽麥槐楊李梅橘
柿芙蓉東湖劉氏世居之先世以文物科第望里中姻
家劉君璣早歲試諸生績學待時卒不得售乃退而老
於湖上結茅葺屋日偃息其中自號澄湖居士有玄同
子者里中人也喜為老莊言翼日居士過玄同子劇道
湖上之勝玄同子曰吾子誠有味於湖願卒言之居士
曰余曩也從博士業覽鏡百家撿獵舊聞廢於寢食火
蒸蒸內起猶然不肯休今幸見棄有司返乎故吾向之

浸淫交鬪之患若濯於清泠之淵而不復干於前每出
游湖上旁皇四顧波光上下目接心謀嗒焉相忘當是
時雖有三公之貴百乘之富吾不願與易也玄同子曰
固也夫水有大有小有清有濁流為江河浸為陂澤滄
為湖沼彼泠然之淵靜澈凝膩顧而樂之可以怡心神
澹智慮宜子之眷然不能捨也假令歷龍門涉洞庭下
三峽儵忽之間叫怒撞塘霆鬪汎擊洶湧湧破山走
石目為之營救耳為之震撼心為之惴慄將卒然失其

故常而莫知其所由子將奚若居士曰然吾聞擇地而
蹈則險熾之患曷至循性以安則驚鬪之情不作古之
人終身巖穴頽然蓬藿之間彼又安知龍門之為鬪三
峽之為險乎玄同子曰嘻如子言子之心殆捷矣夫道
無常物有當無常則萬變不能執有當則羣類不能逃
是故物生有是物生有非必是其所是則是亦非是必
非其所非則非亦非非請以水喻人臨乎清泠之淵則
喜喜果是也邪值乎風濤洶湧之變則懼懼果非也邪

喜亦一心也懼亦一心也此為是則彼為非其將皆是與非邪其將無是與非邪是二者則有辨矣子獨不見北海若與河伯相譏切乎方夫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河伯欣然自得北造於海望洋而嘆北海若示之以人和之以天浸淫之以大道因乎分量察乎盈虛窮乎有無然後知天地之為糝米也豪末之為丘山也吾子則何居焉於是居士茫然失其所對仰天而嘆返袂而走馳見華陽子曰今日吾為玄同子所困吾幾不為人矣願

先生往辭焉華陽子相與偕造玄同子而問焉曰吾子何難居士之甚也玄同子曰吾嚮見居士盛談湖上之勝意若自足者竊哀其局而不通滯而不化故縱言及於老莊居士乃茫然不能答吾子以為何若華陽子曰居士失矣子亦未為得也子未嘗究晝夜死生之變是非利害之因內外動靜之端乎古之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入水不溺蹈火不熱是故處乎無窮之紀而立乎萬物之表內不淆神外不滯物其於晝夜也死生也

是非也利害也若冰釋凍解循其故然運而不有河伯
忘於秋水北海若忘於海居士忘於湖今吾子乃揭揭
然索之於是非之辨傲之以所不知宜乎居士之茫然
不能對也子不聞程伯子之言乎與其是內而非外不
若內外之兩忘內外兩忘則澄然無事而又何膠膠擾
擾得此失彼之足言乎於是居士蹶然謝曰予嚮也矇
未嘗得聞大道之方今聽先生之言其於道也若發矇
矣遂去不復與言兒瑜塔於居士輒請書之詩不云乎

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居士幾之矣

明文海卷三百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八十二

餘姚黃宗義編

記五十六

興造

信豐縣重建譙樓記

胡儼

贛之信豐縣譙樓久圯縣令建德謝洙重建之聳然起
一邑之瞻仰新田巡檢顧宗叙士民黃倫覩其壯觀告
於令曰斯樓成功不易苟無文字載之何以示後洙乃

寓書於其鄉人南昌縣儒學訓導邵汝能來徵記樓之制七間高三十尺深加於高者又十尺始事於某年月日訖工於某年月日凡材木匠石之費皆令之俸積也樓成前臨南山後峙浮屠碧桃之水繞其東九日之岡盤其西規模傑特檐阿翬飛丹碧照耀溪山之間起積廢而一新誠可記矣夫譙望也一曰樓之別稱譙樓謂門上為高樓以望故美麗之樓謂之麗譙世傳麗譙之樓魏武所造畫角三弄乃曹子建撰初弄曰為君難為

臣亦難為臣難難難次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守成難
難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保家難難難今角聲之
嗚嗚者乃難字之曳聲耳所以警人於昏曉之間使之
感悟而有所懲創也至唐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
則建節立六纛入境州縣立節樓迎以鼓角今郡縣有
樓或置鼓角不過為旦暮興息之候耳又嘗聞李衛公
軍城及野營日出沒時鼓千搗凡三百三十為一通鼓
音止角音動角十二為一疊三角三鼓而昏明畢角音

之數與予建實符今信豐之重建斯樓也予以出治教于以集吏民予以書雲物皆有關於政事宜徒然也哉若時和歲豐民物康阜令與賓僚登斯樓覽觀山水從容燕樂以詠歌聖化慶幸遭逢於太平之世不亦美歟是為之記

重修徐州百步洪記

商輅

徐州城東南百步洪勢極險峻舟行艱於上下外洪大石百餘如獸蹲狀人呼為翻船石裏洪壩下數灣屈曲

如之玄字每歲官民船經過被損以百數賦稅供給之
需商旅之貨物滄沒至不可勝計甚者舟人亦往往因
而覆溺東西兩岸絳路低隘稍遇水漲遂至瀰漫無路
可尋水退則土去石出巉巖磊砢艱于步履官府督工
修治鋪草萬束輦土平蓋費財勞民僅取便目前已而
水至則前功盡隳艱險如舊自永樂間通漕以來所費
不知其幾矣成化丁亥冬官主事郭昇奉命守洪至則
相其洪勢度材量力銳意修治博詢土人廣採輿議遂

具疏請之於朝及移文部堂并總督都憲咸以其言為然於是募工鑿去外洪翻船諸石補平裏洪壩下數彎東西洪岸并緯路各用石板甃砌扣以鐵錠灌以石灰既堅且固兩堤各植柳濬井以蔭濟行者凡其關於洪道有益於漕運如金龍等神祠觀音閣公廳閘廳鼓樓及軍夫所居共二百餘間重修增建煥然一新所費錢穀以萬計悉設法勸率所在軍民一毫無取是以人不知勞而功易就始於成化戊子春正月成於明年冬十

月舟行至此如乘安流東西捧挽獲履坦途往來之人靡不稱快儒士弘毅等以主事有功是洪不可無述不遠千里求為之記惟天下事無有不可為者但安于苟且樂于因循以為人之受害乃勢使之然卒至于功無所成害不可去者多矣此豈仁人君子之所用心哉昔李冰鑿石堰江范希文築堤捍海皆急于興民之利而去其害郭君先在臨清三載曾造遮洋船七百餘隻改修南枝等閘挑濬觀音嘴等河人至今賴之而於此又

克成偉績使去險即夷易危為安其利濟之功豈小補哉郭君世家崑山近籍潁川由進士拜令官廉勤幹濟將來名位未量其諸助財修建者列名碑陰庶使來者知所勸云

城南漏澤園記

崔銑

皇上聖知天授裁成古今禮樂之宜正祀郊壇宗廟躬修農蠶之業先天下本務詔天下興養濟院漏澤園增置義塚大哉聖人之治天子子萬民如有死而鰥獨莫

為收掩卽有子貧無地以施封窆乃捐中野肉餽逸犬
饒鳶南京俗傳火葬不問尊卑付諸烈焰僧則菴名化
人遊民則儲火具道諸葬者因以取利大司馬甘泉湛
公既毀劉公淫祠以法辟僧及民入其地于官又曰凡
有人心者豈其甘於是實欲寘無所舊漏澤園日荒如
詔旨雖然死者莫可計彼數十丈之區奚以容乃披裘
冒風雪率其屬搜棄地於四郊果有則請于朝各封界
為阡此在南者最沒官地三十畝一大阡又贖貫田三

十畝並鳳臺者三阡為地一百四十畝並安德者二阡
為地十八畝養虎倉民田二十七畝為二阡其貫田則
檄城史歲取二入辦羞醴通四郊之阡之無祀者凡葬
以死之期為次男子自左隅以次右女子自右隅以次
左前列周斯理中列迨下列又起不得廣穴失序各立
表識嗚呼爾窮民生而凍餒院有養濟死而焚棄園有
漏澤食味被服終爾天年與夫飽鮮著綺者同三泉之
錮與夫石槨文梓衽錦含玉者偕返真於玄壤民無怨

聲戾氣疵癘於兩間天廼出至和為應休見沴伏大哉
聖王之治湛公協于一德古所謂大臣者歟

貴州貫城河記

席書

今太子少保刑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洪公先於
弘治戊午以右副都御史總理幽薊戎務甫至首建大
策治潮河川塞北敵南入之路事過半而尋沮歲甲子
詔仍先職改撫貴州貴州古彝蔡地入國朝為宣慰使
司初隸四川以行都司控制其地逮永樂間始設藩省

省城陰有溪遠出彝箐貫入城腹曰貫城河每夏秋水
泛沿岸居人廬舍門墻率為傾圮人畜漂溺貽患有年
公詢故老前巡撫蔣琳正統景泰間嘗於郊外上流傍
鑿河渠洩水三四皆于南山匯襄陽河由思南浮於涪
達於江物換星移渠湮木拱故蹟罔尋公親詣沿城度
勢揣功乃會鎮守太監楊賢總兵官都督僉事顏玉集
議修復財費資之公帑器具給之舊儲夫匠需之近衛
率半月更番經畫既久乃屬役於三司刊木斬道塞汙

攻堅人樂趨事不五旬而渠道底績兩流既導城市胥
安此公卧鎮之緒餘非經畧之素蘊也今歲父老咸詣
左方伯郭君紳請石以紀遺惠屬書為記本末或曰春
秋大事則書小事可畧貫河雖成法不必紀潮河宜書
事未克成嗚呼貫河之可不書固也使潮河有成羣頌
成碑惟其無成衆言成訟茲假貫河之石以伸其說可
乎予始未涉潮河之涘未嘗不隨衆悲喜者後以銜命
過臨乃知茲川之在京北萬騎足以馳驅彌日可及都

鄙河不徙則川莫塞川莫塞則敵莫禦鑿山而工已什
五引流而效臻十二茲役果成乃國家萬世金湯之利
宜直貫城河繫於一方哉顧以偶以失利不勝羣議而
止茲有說矣天下事其成有二以順舉者人無怨讟士
有頌聲雖庸人亦爭為之至有事關國社機伏安危不
勞人不永逸不重費不長治夫自愛其身者人情也孰
肯犯衆怨而冒為之哉間有豪傑之士炳見幾先忠勇
體國為古人所未嘗任衆人所不敢然卒之委不專任

不久口語橫生鑠金銷骨輟九仞於一筭墮萬里之長
城徃徃是也由此觀之潮河之難成也何怪其然與噫
樂成易謀始難吾見公之圖始未見公之底成是無惑
于人議之說說也然公方執法中臺入參三府名實日
加于上下庸知潮河之墜典不興復于今日歟萬一不
然又庸知潮河之遺憾不甚于貫河之遺思歟夫貫河
之功貴人思之貴人知之可也潮河之議一詘國是終
晦國斷未伸其如天下後世何哉予故以帝都天關之

議竊寄蠻烟瘴雨之濱非為公言也為天下後世告也
公名鍾字宣之杭之錢塘人

耀州文正記

唐虞佐

耀州古祿翊之地也漆沮二水合而從之緣山為城城
之北維則學宮在焉顧厥基弗廣館舍儉陋士執業者
祁祁日繁至于僦屋以居弗能一其志而專其所業也
距城二里聚阜為陵土覆若釜上平若砥聯五臺之峯
附鑑山之光乃屋于浮屠氏棟宇溢其制金碧侈其文

浮于學宮不啻數倍矣知州趙時懽然嘆曰宜廣者從其隘而宜毀者從其靡乎正之厄而邪之昌也咎在予有司于是乎集弟子安紹輩議變置佛宇以廣弟子舍分守叅政潘塤分巡僉事周鎬建厥議知州遂列牘請于巡撫中丞灤江王珣珣曰黜邪翼正孰曰不可抑聞宋文正公仲淹初知邠州慶州後改戶部員外郎知耀州刺史稱公政務忠厚所至有恩固不誣也先是邠人慶人嘗尸而祝之而今沒五百餘年于斯耀之祠闕乎

哉吾懼民無所系屬矣亟遷土佛而踣之因葺其宇即以之為公祠因齋廡以居弟子員毋怠吾將巡功焉知州承命惟謹乃畫撤諸法像聚僧衆于庭訪其俗而還之因廡為堂得五楹設公之像于中歲祀之旁仍其材以之為廡東曰經義西曰治事皆得九楹分弟子員居之南建門得三楹命曰文正書院過之者肅肅如也北循崖穴上室塗塞其罅啟其扃戶共得七楹旁五楹分秩經義俾日會焉擇年長者長其約會畢乃至中二楹

更相問難如讐如訟即弗禁也經始于嘉靖二年二月二十日迄于三月十五日則落之聚材貿工皆知州為之民弗知也亦弗病也龍聞而作曰大哉聖人之道乎猶夫海然也君子于道水之于海學之而已今夫水浮之為川坎之為瀆匯之為江河向若乎海而莫之及也然學之不已未有不至于海者也是故愚疇執其一德狂狷懵于中道仰視吾聖人望洋乎其思也苟矯其偏而割其過卒亦必至而已矣美哉公也雖于聖人猶有

間焉其始講誦通乎六經論說本于仁義及其至也恒
先天下而憂無負聖賢之學又豈啻川瀆而已哉蓋全
乎其源涵乎其瀾而浸淫于江河矣由是循其津涯溯
而上之雖聖人之道可以幾而及也二三子慎之哉爰
公之像則思對越其神明焉誦公之詩書則思論其世
焉靜以定志敬以居業篤于信道學以辨之力行而蹈
之庶乎無不至也若以小慧間大義羣居嬉嬉焉即聖
人終歲與居則何益哉浮屠氏將指而笑若曰若殆儒

其名而墨其行者乎吾懼公神蹙然有憂色矣是非所
望于二三子者二三子曰吾儕固不敢也

果州浮梁記

任翰

越巉巖騫幽壑出虎豹猿狖窟穴剡剡離竒輪囷以航
清冷不測之淵使人絕長江如道唐除歷都市不知潤
漑出風濤上此非有雄才峻畧彊仁義垂功勞永世如
孫叔敖杜元凱諸人其孰為此者長江在天地為物最
險嘉陵江出劔南軍負果州東郭而下望之濤瀆張天

名漱玉灘者又荆吳梁益通津中流齒齒多恠石夏秋水盛時石隱不見漫然且成安流至霜降水落則乃衝薄震盪杈牙怒號過人瞬息失便即舟敗覆沒不救下為魚龍餌食莫有出者故篙師往往據舷檝抗臂搯頤邀取長物以困行路乃嘉靖癸丑春郡太守南山沈侯謀諸叅佐東即鶴鳴山下西距長堤甃石水步范鐵以闕其中步外各植華表相對踣貫以絳綯繫橫江舫百數十艘版其上施蘧蔭為閣道以通輿馬往來無復淪

滯其傍則為飛檻欄楯錯以朱黥望之若井幹銀林鱗
差陸歷過客凭倚延佇則水煙漠漠鸛鵠鶩鷓交曼上
下臯樹傳陰汀花亂人月在菰蒲鳴榔欵乃橫渡琳宮
梵塔倒影中流剗然如夢如畫天倪道機皆自浮梁馬
發之迺知偉人竒作與造化爭雄自蠶鼓開國以來實
所未見江山有待將非其時乎昔秦昭王使其大夫李
冰為蜀守鑿離堆辟沫水之害蜀人世世祠之今永康
軍有神露冕而韞其袍若王者前有穹碑書秦太守冰

以水事奉皇帝祀即如沈侯嘉陵江浮梁功不知百世
後宜何所食報也沈侯貞白循良多惠政可銘金石諸
無闕水事者法不得書

重修涇州城記

趙時春

涇州距塞僅千里輕騎七日而至城高不及三仞隍僅
仞廣不及附庸之雉稅鹽輸之郭遭世承平暘而不講
甚無以副明聖苞桑磐石之至計嘉靖丙午春三月望
濱海張君守涇越年能綱紀其民度時與力可以築治

庀三之一其工萬尺令曰不以監病工不以工厲民
趣治役如庀而止得歸業先而輦者慶後而竅者罰高
廣深浚視古加三之一而贏稅鹽屬之城毋為寇保民
知利病所暨爭歡鳩役畢四旬而竣居者有保行旅有
歸州人以為利張君來徵余文紀石以示永久余自庚
寅秋免夏官士至己亥秋而赴史氏召與民居者十年
再為史職歲三月而免在民間者又七年其較民利病
悉矣而最深且鉅者莫如城公使之督修城者旁午於

道率不省城可否但具印文取例賂而去城不可完賂
不可止上之嘉猷不下施下之膏肉富私室君子為之
太息焉茲涇之民何幸而得張君哉守塞列城數百官
吏文武倚城而蠶食公私者滿萬城如之何成民如之
何而不死且盜徭稅里甲凡官之役如之何而又肯廉
于監城者以自瘠也安得盡如張君者舉而屬之以療
吾民之危苦乎使余如之何而得已于言不以哀鳴以
號于世之大人仁者庶其隱而拯之也嗟夫余以無事

而哀有事世目為狂遂再廢不振今又指摘小民之困
呼噪以取罪余為狂迷以至此哉楚有狂夫自投湘江
髮已被矣漁者挽篋以捄之尚呼曰而勿捄我而趣捄
楚郢吾哀秦師之虜楚也吾赴清流死矣幸免為轉屍
卒溺焉儒生有袒跣而行吟冬雪中者或憫其凍呼之
使就燠生不肯曰吾雪能阜吾民田吾喜而賦詩良不
苦也已而僵手尚握厥詩余之文得無類此將無為張
君哂乎君名髦士字令夫濱海之霑化人先翰林君教

諭弟子以甲午山東鄉進士守是州熟余之狂者自童
稚迄今二十有七載其必哀吾之狂以仁吾民乎遂詳
而志之

建陳渡石橋記

唐順之

陳渡橋去郭南十里而近當邑西南諸鄉與宜興金壇
孔道近郭而又當孔道故往來於其上者踵相踐也橋
故以石為之其始作與其既毀而易之以木皆不知在
何時今獨有石趾在耳而橋木又不一二歲又壞壞則

輒更而作之夫屢壞則病行者屢作則勞居者而費且不勝計非石不可以久而莫之能任也會有浮圖人德山至遂慨然論於橋旁之人曰吾力能辦此衆皆曰然因請山為主而相與以貧富為率出錢若干緡不足則山使其徒募錢於四方共得若干緡買石若干募石工凡若干其財取諸願助之家而不費官帑之一錢其力取諸傭食之夫而不勞公徭之一卒始于某甲子某月訖工于某月嘻可謂易矣蓋山之為人吾知之有粟必

以施餓者而終歲自食糠粃有錢可以易衣而嘗衣碎
衲行雨雪中其苦行有足動人者是以募人而人爭應
之役人而人不敢愛其力宜其成之若是易也於是友
人蔣君英玉吳君鎮之為之請書其事夫橋梁王政之
所有事也徒枉缺而國僑致譏川梁隳而單公以刺然
特語夫長民者耳矧所謂浮屠者固與世漠然絕不相
值者也山口不粒粟身無全衣以此自足而絲髮無所
假于世亦可矣乃復能急人之病而閔閔於一橋之成

也如此則彼長民者固衆之所跂而望以庇焉者耽耽而居飽祿以嬉其於人之疾疹阡苦則督督而莫知蓋先王一切所以捍災備害生人之道泯然盡矣其所缺者寧獨一橋也哉嗚呼此不為而彼或為之其亦可以觀世也已德山某所人其橋旁居人出錢者凡若干人

建青柯坪館記

靳學顏

嘉靖辛亥春三月華山青柯館成華陰縣尹康脩馳狀至曰縣距青柯坪蓋三十里坪其上又十里即迥拔立

絕非恒跡所躡已斯圖經所載類削成四方者耶故遊者以青柯為極然歷玉泉莎蘿而上既抵青柯勝且什九故言歷攬之極亦以青柯為未始有踰者焉先是未有建置率谿訝所交蒙翳所布峯嶇所踞履而礮然立而錯然臃腫之與酢鞣轄之為徒也是以逸朋攸戾紫庭把其流嵐勝蹟薄遊翠芬畏其多露觴咏之雅淪諸野合錡釜之陳委諸黃茂雖幽尚離塵無鄙于洿匏然脆質易侵殆歎于延陟者哉迺已酉夏四月侍御古泉盛

公始以檄脩于是即秀神臯宅中靈壤託金顙之菁英
締幽選之體則因高駕壑夷祖崇蕪臨雲置墀憑巖考
室林衡不戒而趣基落不謀而就曲執既審百度與能
以其上為屋五楹中二楹堂也左左个右右个其下為
左廂一三楹為右廂一如左數布以延除周垣繚焉外
為綽楔一而侍御白岬劉公題曰山峙河流云自是棲
置夷曠開闔容與坐有几息有榻眺有軾游行有時徒
馭有節順朝晏之適邕人理之和達于象候之變則斯

館其惡可少諸既庚戌秋九月侍御古川程公又出藏
金若干為碑亭其後櫺軒焚繚崇節堅澤一益所未備
而是館為一鉅麗宏美者矣君子至焉超然遠凝邈乎
周覽大之則撫陰陽之熙業察鴻化之爽緒細之則贊
無欲之神襟達有生之淑蘊禮席敞其秩度是情以制
貞也泰宇發其光精是智以境晰也閒寢澄其湛寂是
性以區靜也又不見渭流涓瀉邑雉永麗如縷如練如
棋如豆彙象殷陳庶采穀列不越一布筵隱几而得之

斯豈與夫背槁梧向虛壑涉履荒怪叢哀與怨者同日
語哉夫曠于昔始肇自今茲斯作者創其端乘者享其
逸矣役不干時貨不輸衆則既有稱于下代又無惡於
初圖矣斯二者皆制作者之所難也二公于是賞絕振
古光照不磨有其舉矣可無述乎夫事待言新表徃以
則來者言也惟大夫圖之顏唯茲館結乎修迥闢乎昭
朗神明鬱纏其內烟霞吐納其側無俟峻築固已上參
倒景仰出星河無得而踰矣雖栢梁歸構凌雲研製或

競高於尋引或稱均于錙銖然皆託乎周原不違人境
囂曠所較懸然殊焉是知清蒲充庖瑤簋可麾朱草棲
廂繡稅遠謝將人謀者不足而天然者有餘也故能令
人形精淡澹營慮寥廓蕩瑕滌穢而鏡於大清斯其所
為勝與若乃投分於巖穴留愛於木石薄箴鑑而耽騁
望崇欲以養目者之所為也勤衆無已非時好豫析中
產之儲以施之顛千夫之膳以供之藻鏤連雲而疾履
不見也匏絲陳前而嘆言不聞也斯先身而後其民者

之為也夫天下之事莫難乎其始始善矣而吾猶懼其終之乘之者不善也則是記也又惡可少諸或曰歲旱與潦時則官長吏人婦子之祈請者必至于是以其涓誠易徹而叩顙近乎既館焉瞻依一矣羣情以洽又記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張昺之記亦曰至其中者咸有浮飄之志愉悅之色必雲霄之路可昇而越果繁昌之福可降而致審然則斯館為有據吾從而載筆記也不佞矣于是答康尹之意著為篇

俾勒石云

關清遠峽江道碑記

王漸達

浙西南岑吳公憲於廣備兵於嶺南軍于清遠先是峽江阻險濤石降暴為舟楫之厄入漢以來千百餘年志士仁人付之無何公至則惻然時方有連寇之剪凡歷而觀者再過而踟躕者六曰東者壁西者麓壁者骨麓者肉其幾闖矣未觸其會方今聖澤流滲民物充盛視如中州天效靈地效神意者其在茲乎予其何辭於是

進僚屬兵士而語之僉曰諾迺相脉勢度遐邇測降陟
量渙止集羣効列功次取材于山取石于巖取工于驍
勇無煩邑長無驚我民由是莽者曠叢者豁嶮者傾壅
者踈凹者平壑者架窪者形砢者臺紆者繩方踰月而
大道攸達於是南者北者舟者陸者商者旅者止宿者
漁者佃者獵者樵者郵者使者牧者騎者冠蓋者負荷
者緹者採者遊者覽眺者送者別者客而經者流寓者
廬處者皆欣歡嘆咏以為堪輿一小開闢溟嶠之濱傳

為盛事是故駢翳化為閩爽阨隘化為坦夷頑壘化為
竒勝激湍化為漪池鬱憤化為燕笑愁怨化為愉恬鼂
鼂化為畜玩嵐氛化為清霏殊方化為鄉國呻噫化為
雅詩青蘿王子曰予嘗北度大庾觀曲江開鑿處涉淮
泗淄濟求禹功於九河盟津迺撫而嘆曰嗟乎時乎易
稱會通重開物殆近之矣是故禹殺涿水先冀充曲江
闢隘南服以奠吳公入越而峽流衍雖時會之孚亦存
乎人矣後之思公之功者尚求之名山大澤中因命刻

記於飛來之巔俾山靈守之永勿替

明文海卷三百八十二